G 30
546

G 30/546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

撫淮小草卷之四

關西道甫李三才著

奏議

題為敬陳未徵遺税懇乞照例併收以裕
國計以助
大工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内准户部咨開該
羽林前衛前所副千户王承德奏稱據土
民謝溥等揭稱南直隸有十四府内遺蘆

回　奏蘆鳳遺税疏

州徽州安慶鳳陽等府州縣未經抽稅若
照各府則例徵收每歲可徵稅銀四萬有
竒就着附近儀真内臣暨禄兼督則官不
添設而俸費可省現今遺下未徵反被奸
究商牙窺瞰各府立有稅司生奸躲避棄
南趨北若不及早一槩徵收則非惟商賈
有不平之歎而稅課必致日漸虧縮矣乞
勑下暨禄督率謝溥等前往所遺地方照例徵
收依期觧

進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南直隸内遺廬州等四府州縣經
紀牙稅羨餘未經徵抽比照各府則例徵收
每歲可得銀四萬兩有裨國用准着儀真督
稅内官暨禄附近帶管督率原奏官王承德
為首土民謝溥前去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
收銀兩一併觧進不許擾害地方勑諭不必
又給該衙門知道欽此備咨前来本年三月
内又准户部咨為欽遵

明旨條陳應行事宜禁絶匪人覺察經紀牙稅
羨餘講求裕
國通商以助工用事又訣王承德具奏未盡
事宜內稱內臣暨祿先接
勅諭止開應天太寧淮揚地方未曾載入廬鳳
徽安等府州縣若不另給
勅諭難以曉轄諸司孰為悉心調理誠恐奸商
土豪乘機阻撓擾亂伏乞另頒
勅諭庶便諸司知有

新命而不敢坐視推諉并將應行條款開列于
左一定員名以免濫用所遺廬鳳徽安四
府州縣照例徵收可得稅銀四萬有奇必
須責任謝濤等九人分投徵收給與冠帶
應役不敷公同選擇用之一查遺稅廬鳳
徽安四府州縣土產竹木板枋老引魚鹽
係本山牙商出水開竹自販自賣原無紬
分比照工部則例徵收一廬州徽州安慶
鳳陽等府滁州和州廣德州巢縣等處係

隷今奏所遺地方向被奸宄商牙走漏之
區勢豪阻撓甚多酌量行貨要地委官榷
收等因奉
聖旨這奏内南直隷内江廬州四府州縣税銀
每年可得四萬兩准着儀真督税内官暨禄
帯管督率原奏官王承德為首土民謝溥前
去會同撫按等官徵收銀兩一併觧進另寫
勅與他合行事宜都着暨禄遵旨會議奏行
何用多人條議以滋擾費該衙門知道欽此

備咨前來該臣會同按臣安文璧遵照
明旨内事理通行江北潁州兵備道轉行所屬
廬鳳二府滁和二州查照遵行其徽安二
府廣德一州聽應天撫按衙門議行去後
又准戶部咨為長江遺税乞
恩歸併以便徵收以助
大工事該金吾左衛前所百戶吴鎮奏稱據土
人錢文明等言獨有太平安慶廬州淮揚
常鎮等府地方往来大小船隻既獲厚利

安然不納
國課悉照江西九江鈔關事例一體徵收每
年可得稅銀八萬兩儀真內臣暨祿況係
所轄地方乞
勅下兼理按季解
進等因奉
聖旨這奏內南直隸沿江一帯往来船隻遺稅
徵收每年可得銀八萬兩有裨國用准着儀
真督稅內官暨祿不妨原務帯管督率原奏
官吳鎮為首土人錢文明前去會同撫按等
官徵收銀兩一併觧進不許侵越鈔關疆界
重疊徵收困累商民還寫載入廬州府等處
勅諭內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吳鎮又
題為敬陳未盡事宜請乞
明旨以便遵奉事內稱立法之始將未盡事宜
條陳五款等因奉
聖旨着遵前旨行為首土民錢文明准給冠帯
合行事宜都着內官暨祿公同撫按等官會

議奏行該衙門知道欽此備咨前來亦該臣
會同按臣安文璧遵照
明旨內事理通行江北淮揚潁三兵備道轉行
所屬廬州淮揚三府查照遵行其太平安
慶常鎮等處聽應天撫按衙門議行去後
續准儀真抽稅右少監暨祿手本內開新
奉
明旨徵收廬鳳等府遺稅四萬查得本監先奉
勅旨徵收直隸等處商稅除蘇松常鎮四府題
減另徵外其有應天太寧淮揚等府所屬
州縣鎮集去處相度要津設立關隘照例
徵稅惟安徽廬鳳池州等府及滁和廣德
等州縣不榷者蓋緣安徽池州之稅必歷
蕪湖而廬鳳之稅定經清邳若復設關處
有疊徵之擾困累商民非舍之而不徵寔
在所徵之內也今主承德以遺稅未徵奏
請蒙
命本監帶理再三參閱地里河道未免重抽正

在躊躇經畫未定俟文到之日會議調停
惟恐無知棍徒潛於本監管轄州縣通津
要口冐立關隘生事擾害困累商民及侵
越疆界合先知會煩為查照凡本監所轄
地方除徐州所屬外如有棍徒指稱税役
越境騷擾者希即差人緝拏嚴究以憑會
同參

奏施行仍請示諭通知庶有同舟共濟之誼
而商民無疊徵之苦矣等因該臣隨即通
行江北三道轉行各府州縣遵照并出示
遍發曉諭知悉外又准右少監暨禄手本
内開據原奏官王承德呉鎮為首土民謝
溥錢文明等齎捧
勑諭到監欽遵
開讀外該本監查得遺税一節在廬鳳徽安等
府州據稱每年可徵銀四萬兩但貨由廬
鳳者清河已税之由徽安者蕪湖已税之
雖曰遺而不徵實在所徵之内而所遺止

經紀牙稅羨餘耳今按地而盡徵之不無
重疊之擾不徵又恐有違
旨之名斟酌權宜或應照例監委或應量地派
認孰便孰否必歸於一其各府船料等稅
據稱每年可徵銀八萬餘兩但此項已屬
鈔關徵過既不許侵越鈔關疆界則應徵
地方要當擬在何處況淮揚一帶已有別
項之供舍此不能足額行之窒於重困或
徵或止從長酌妥務在上不拂乎

明旨下不累於商民事無掣肘彼此樂從庶經
久可行合用手本前去煩為查照公同會
議速賜回文過監以憑
題覆施行等因行間續據整飭潁州兵備僉
事楊繼先呈稱節蒙撫按衙門劄案并督
稅少監手本行查千户王承德所奏廬鳳
二府遺稅百户吴鎮所奏南直隸長江船
料等稅行據廬州府呈稱本府合屬僻在
淮西不通舟楫既非四通八達之衢又非

長江大河之濵其土瘠其民貧而富商巨賈不相往来於其間惟自五六月江水漲發賈入支流由巢湖而達府城交冬春以來水涸湖淺而船又不通一切船鈔船稅俱隷蕪湖鈔關惟有民間貲須燒酒養猪薑蒜等項并販賣布綿氈油磁器悉係騾駝車運其數不多每貨一两報稅銀五釐計本府稅課司并所屬無為舒城等七州縣每歲得稅銀四百六十两觧充合屬盧六二衛文武官吏俸鈔支用如竹木板枋等項已經蕪湖儀真而稅矣土産由内出者如酒米牲畜之類歷正陽清邳而又稅矣盖盧民惟知務農原無什一之利故商賈不蔵於市而稅課甚渺小矣一聞榷使將至相顧駭愕勢必杜門罷市荒棄田土而逃耳言之可為痛哭流涕本府雖曲為調停亦安能炊無米之飯哉今一旦變其說而謂所遺者止經紀牙行羨餘耳夫本

府稅課司及各州縣商稅才得四百六十
两彼經紀牙行主歇商貨無商則無牙即
有之日覓錢十餘文為餬口計能得羨餘
幾何必令納稅方且杜門而走耳勢必派
及於民又非
朝廷不忍加派小民之意以舟楫不通商賈
不由之地而抽取牙稅羨餘徒令小民惶
惶逃竄是所益於上者太倉一稊米而所
損於下者

湯沐百萬命也竊念
聖主近行礦稅固出一時權宜之計曩者議及
南京各府店稅隨已報罷近日户部奏停
北京内外牙稅又報罷矣矧廬鳳
陵寢重地而百姓顛罹灾沴日不聊生其蕭條
仳離之狀目擊心酸
聖主聞之豈肯重徵已徵之稅以為民困哉若
謂原奏謏廬屬一萬兩比武弁意圖誑
上不暇計其多寡而有司誼專急公自當核其

盈縮豈敢欺蔽自速斧鉞之誅倘聽委官前来徵抽廬属並無泊船關津又無聚貨集鎮若輩呼朋引類充斥道路而騷擾驛遞剋薄商民其流禍又有不可收拾者非本府所忍為也等因又據鳳陽府呈稱本府并所属地方土瘠民貧惟知力農度日鮮本為商市廛即有商販不過驢駝肩負布穀鞋蓆酒食瓦缶之類各照貨物每兩納税一分在府赴税課司交收在各州縣就彼交收俱解府庫每年額辦課程該解部濟邊銀二千二百五十两零又額辦供應本府鳳臨三學廩糧共銀一千四十六两零歷年支解卷簿查盤明白其装載商貨船隻清邳地方已經内監抽税至於正陽關船税上由河南每年盈縮不等大約六千餘两例應供給五處高墻庶人口糧布花及徐州隄夫解淮軍餉守備太監廩蔬等項計一年所入不敷所出此船税尤

難又立一關且府治地處偏僻原非四通
八達之區並無巨商富賈興販希奇之物
經紀牙行羨餘各州縣雖間有鎮集去處
貨物本值幾何而經紀又係無賴貧民名
為单綽所得牙用止於分釐僅足餬口供
辦正賦尚然難支有司住俸催併日加箠
楚猶不能完若再加重稅何從出辦伏乞
轉達寬恤則疲民各得存活實為萬世莫
安之幸矣等因又據滁和二州各申稱滁
州距江近百里和州亦幾五十里至所屬
全来含山三縣去江俱遠亦無河道相通
且係凋僻去處自來絕無商賈長江上下
即有貨船並皆不及此地既無商賈貿易
亦無開行經紀之家等因各申報到道該
本道查得抽稅一節時勢所急固不敢以
有為無亦不敢以無為有莊誦
聖旨南直隸內遺廬州徽州安慶鳳陽等府州
縣未經抽稅今查本道所屬廬鳳地方通

商河道有三南雖濵江浦口及江浦縣一帶地方俱屬江南應天府其長江往来商艘非本道所得隷者惟傍有一小支流夏秋水泛可通無為巢縣之焦湖以達廬城客舟裝載而入者不過竹木布綿之物西歷蕪湖東經儀真各已税矣又北有淮河民船所由載而南以達鳳境之正陽鎮亦止綿花粗布之類查已從清邳権矣及至廬鳳分散州縣鎮集又有税課正觧正支

若復再議抽徵誠如税監所云慮有重徵之擾抑且困累商民至如正陽鎮上接河南所有商船俱係土産豆麥米糧柴炭並無奇貨可取厚利本鎮舊已專設通判一員駐彼督鈔逐年盈縮不等額觧鳳陽守備太監廩蔬專供髙墻庻人口糧布花并充隄夫軍餉往往不敷已不勝其権索之苦然地非要津恐不足復設關隘再照廬鳳二郡為

聖祖龍飛首善之地在江以北最稱凋疲兼以
灾沴頻仍百姓困苦每多流移其閭閻蕭
條之狀恐海内未有若此之甚者在
廟堂之上靡不知之邇年廬州開採之議輙為
報罷
聖明念此根本重地蓋甚切也王承德吴鎮等
輙將徽安及長江遺稅併及廬鳳竊思此
二府土瘠民貧既無商貨輳集雖有河流
舟楫不多南北已俱抽過似非遺稅之地

在督稅内使聞見灼真豈肯舍之不稅倘
再加稅恐小民不堪為之畏避迯竄反損
舊課至如經紀牙行俱係無賴貧民日覔
牙用分文僅為餬口之計安得羨餘之輸
倘再議派恐有派無徵反為民累伏乞會
議上念
祖宗湯沐下憫地方凋疲亟賜
題議俾免疊徵之煩而灾地亦賴以少安矣
等因備由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安文璧督理儀真等處稅務御
馬監右少監暨禄覆看得羽林前衛千户
王承德所奏南直隸有十四府内遺廬州
徽州安慶鳳陽等府州縣未經抽稅每歲
可增銀四萬兩又金吾左衛百户吴鎮所
奏南直隸太平安慶廬州淮揚常鎮等府
地方沿江船料遺稅每年可得稅銀八萬
兩俱奉
明旨行令臣等公同會議奏行仰見

聖明洞燭群小猶恐此輩所奏不實故欲臣等
加慎酌議
德意洋洋炳如日星臣等敢不欽遵查核妥當
而行之乎隨將臣等所屬境内廬鳳二府
為王承德所坐計該二萬特為回
報而吴鎮長江船料另行逐欵會
題夫廬鳳地方為
聖祖肇基之所乃萬世
陵寢根本重地素號偏僻民物凋残近年以来

歲祲民瘼閭里蕭條殆非昔日之廬鳳比
也合屬原有些須商稅俱係正項額供但
今加徵抽稅之說又為時政之亟而儀真
內使暨祿先奉
勅旨徵稅六萬不及於廬鳳二郡者葢北由清
邳南由蕪湖皆已抽過非舍之而不徵實
在所徵之內明矣今查廬州夏秋之間即
有小河可以通江不過載販竹木布綿之
類難以重抽與夫土産燒酒薑蒜之物每

年僅約商稅四百六十兩觧兗文武官吏
俸鈔支用鳳屬地方不過驢駝肩負布穀
鞋蓆之類各報有商稅每年僅約銀三千
二百九十餘兩額觧濟邊及供應三學廩
糧之用又有正陽鎮上接河南設有鈔關
約船稅六千餘兩例供高墻庶人口糧布
花及守備太監廩蔬徐州隄夫觧淮軍餉
尚多缺欠設處甚難要皆徵之於商者有

解納之於官者有項纖悉不遺並無漏報
不徵之稅至如滁和二州屬距江既遠更
係偏僻疲憊之區自來不通商賈此盧鳳
滁和地方稅課之大較然矣地方既係凋
疲貿易又非珍奇之物雖有牙儈要皆貧
子之徒名曰单綽不過一時輳集覔取分
文以為妻子餬口之計聚散不常安能頭
會箕歛而有羨餘之徵此盧鳳之地經紀
牙行之大較然矣有何遺稅可抽有何牙

稅可徵事體㝡彰明較著者此不過原奏
官民誆希
俞旨一下必且橫搶亂奪自塡谿壑不恤小民
之苦楚不論
國家之危亾但求一日溫飽甘心闔門族誅
市井棍徒奸猾亡命何足與之謀國也近
民閭閻有加徵之令相與閉門罷市棄鄉
井而逃臣等身處其地目擊其艱即内臣
暨祿先奉

命徵稅六萬亦多方設處那東補西已是重復
徵抽豈又有遺稅牙稅置而不抽乎故臣
等節見天下礦稅之扇害百姓如在水火
屢疏
請罷蓋見時勢岌岌為小民延旦夕之命非無
據而漫為之說也況廬鳳二處係
國家根本之地即在平時尚當憂養賙恤值
此地灾民窮十室九空之時正賦每多拖
逋見今住俸督催亦莫能完其一二尚在
酌議寬處此地何地此時何時若再加遺
稅之抽民愈窮而斂愈急甘心思亂禍在
不測此勢之必至又非臣等所知耳至如
倣照各省派認之說更屬難行不惟有派
無徵徒懸虛數無以為解
進之數且有掯
明旨所謂不忍加派小民之意莫大之罪其誰
敢任之而誰肯甘之既經道府查議委無
遺稅牙稅臣等覆加詳核理合公同會議

囬

報伏乞

勑下户部亟行停止行臣等遵照施行緣係會

議囬

報盧鳳二府並無遺税牙税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㫖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初三日具題奉

聖旨

囬 奏淮揚遺税疏

題為長江遺税乞

恩歸併以便徵收以助

大工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内准户部咨開該

金吾左衛前所百户吴鎮奏稱據土人錢

文明等言徐州等處船税已蒙准

勑内臣陳增徵收矣今獨有太平安慶廬州淮

揚常鎮等府地方古稱水澤之國商貨船

隻較徐州尤為往来要地其船有裝貨百

石而船户獲利數十金者亦有裝貨巨萬
而船户獲利數百金者夫既獲厚利獨安
然不納絲毫以需
國課於往来船隻編立號票計其船隻大小
量其樑頭丈尺悉照江西九江鈔關事例
一體徵收每年可得稅銀八萬兩儀真内
臣暨禄況係所轄地方乞
勅下兼理按季觧進等因奉
聖旨這奏内南直隸沿江一帶往來船隻遺稅

徵收每年可得銀八萬兩有裨國用准着儀
真督稅内官暨禄不妨原務帶管督率原奏
官吳鎮為首土人錢文明前去會同撫按等
官徵收銀兩一併觧進不許侵越鈔關疆界
重疊徵收困累商民還寫載入廬州府等處
勅諭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吳鎮題為
明旨以便遵奉事内稱奏
敬陳未盡事宜請乞
請長江遺稅但立法伊始勢豪奸猾不遵約束

條陳五款等因奉
聖旨着遵前旨行為首土民錢文明准給冠帶
合行事宜都着内官暨禄公同撫按等官會
議奏行該衙門知道欽此備咨前來該臣會
同按臣安文璧遵照
明旨内事理通行江北揚淮潁三兵備道轉行
所屬廬州淮揚三府查照遵行去後續准
儀真抽税右少監暨禄手本内開據原奏
官王承德吴鎮為首土民謝溥錢文明齊

捧
勅諭到監欽遵
開讀外該本監查得各府沿江船料等税據稱
每年可徵銀八萬餘两但此項已属鈔關
徵過既不許侵越鈔關疆界則應徵地方
要當擬在何處况淮揚一帯已有别項之
供舍此不能足額行之窒於重困或徵或
止從長酌妥務在上不拂乎
明旨下不累於商民事無掣肘彼此樂從庶經

久可行合用手本前去煩為查照公同會
議速賜回文過監以憑
題覆施行等因行間續據署揚州兵備道事
揚州府知府楊洵呈稱奉撫按衙門劄案
查議百户吴鎮所奏南直隷沿江船稅等
項行道將揚州府所屬地方往來一應裝
載大小官民船隻及回空糧船裝鹽船隻
長江之内興販客米竹木板枋柴炭等項
抽稅事宜每年揚州約計得稅若干是否
遺稅有無侵越鈔關疆界重疊徵收困累
商民等弊逐一查議妥確詳報以憑公同
會議
奏行等因奉此隨經遵依備行揚州府并轉
行揚州鈔關南京户部分司并將欣儀二
閘抽稅緣由逐款詳議到道該本道覆議
淂揚屬地方樑稅船鈔歲有定額徵收已
非一項近緣榷稅内使暨禄駐劄儀真分
投委官四布抽取商民坐困舊稅日虧本

處之額設兵餉尚無措處假使果否遺漏
豈能逃内使之耳目既經揚州府逐款查
議登答前來請乞早賜轉達會議
題覆施行等因又據淮徐兵備右叅政郭光
復呈稱依奉備行淮安府查照百户吴鎮
原奏欵開事宜轉行各該督税抽分收鈔
各分司各將徵收税鈔緣由逐欵回報到
道該本道覆議得淮安河道雖係漕運通
渠其實亘長江六百餘里凡往來大小官

民船隻在南有揚州鈔關并内監暨禄在
北有徐州户部分司并内監陳增在淮安
境内有清江收税户部分司抽分工部分
司板閘鈔關南京户部分司又有内監暨
禄各委官自沿河邳州清河淮安高郵揚
州瓜儀以至沿江瓜埠南京浦口蕪湖等
處星布棊列逐處稽查有照貨物抽取税
銀有照樑頭徵納船料一船一貨數處兼
徵可謂取盡錙銖毫無遺漏矣兹據吴鎮

奏將船隻編號榷稅而又欲將食米及回
空糧船等項一體徵收勢必吸人膏血令
貧民悍卒不得安生嗟嗟淮徐何地尚堪
為此舉動耶況今逆奸窺伺人心反側未
定之秋萬一激成他變恐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矣
明旨謂不許侵越鈔關疆界重疊徵收仰見
朝廷軫恤商民
德意今淮屬正係設有內使榷稅各部分司鈔

關去處例難重疊徵收以滋擾害今據淮
安府逐欵查議前來本道覆加參酌明確
請乞會議
題寢施行等因又據潁州兵備僉事楊繼先
呈稱查得百户吴鎮所奏沿江船料等稅
但長江往來船隻非本道所得隸者惟廬
州地方東南無為州巢縣濱江有一小支
流入巢湖抵廬城夏秋水盛或可通舟至
冬春隨涸則不能行矣而所載亦止竹木

布綿之物西歷蕪湖東經儀真各已抽稅
廬屬地方並無船料遺稅已於千戶王承
德所奏廬鳳遺稅事內回報訖伏乞會議
題寢以安根本重地等因又據監督揚州鈔
關南京戶部分司主事張經世呈稱本關
每歲額收船料并新有增鈔共該一萬六
千每季大約四千職自二月二十一日到
關至三月終發揚州府收過船料一千六
百九十餘兩是四十日所少猶數十金耳
夏季以來商船漸少自四月初一日起至
五月二十日止發府收過銀二千一百餘
兩是五十日內所少額銀已該一百一十
餘兩猶冀補於將來豈期五月二十一日
以後儀真內監新增船料較之本關甚至
十倍以致舟航遠遁商賈潛藏往來者不
過高寳似儀小船錙銖餬口及至六月商
船愈減查自五月二十一日起至六月二
十日止額該船料銀一千三百三十餘兩

今止收過銀九百八十餘兩一月之內所
虧常額三百五十餘兩近日儀真內使復
於灣頭設一稅使其收料之規亦猶儀真
但本關以南七十里為儀真以北十里即
灣頭上下八十里內兩遭暴徵而鈔關獨
居其中無惑乎額鈔之日虧也貂璫肆雪
人心皇皇而部使復欲嚴其元額此必不
可得之數而且必有所不忍將來秋冬盈
縮未卜何如是以深惟憂懼呈乞酌議又

據淮安各部分司及淮揚各府申呈稅監
委官肆出額課俱虧呈乞議處等因各呈
報到臣除太平安慶常鎮等處聽應天撫
按酌議施行外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安文璧督理儀真等處稅務御馬監
右少監暨祿覆看潯百户吳鎮所奏南直
隸沿江一帶往來船隻遺稅等項照依江
西九江鈔關事例每年徵收船料八萬兩
既奉

明旨臣等敢不遵行殊不知江北廬州地方不通舟楫而揚淮二府固為通漕運河僅五六百里往来商船貨物已設有兩鈔關一抽分一督稅共四分司抽船料徵貨稅矣舊歲又新添儀真內使暨祿於淮揚地方抽稅矣自淮安之北既有徐州戶部分司收稅又新添內使陳增抽稅矣自揚州之南出瓜儀之閘照船丈尺又納樑頭之稅矣而儀真沿江上下如青山瓜埠浦口南

京蕪湖地方既有原設抽稅衙門復有內使暨祿分布委官設立關隘而抽矣由內河由沿江數百里之間錙銖而取銖銖而榷可謂嚴且密者又何有未徵未榷之地乎而吳鎮所奏不過借此虛數以聳

聖聽僥倖

俞旨之降即分布奸棍窮索橫分明搶白奪各

饕其腹耳幸荷

聖明洞燭不曰依擬而曰不許侵越鈔關疆界

重疊徵收困累商民不曰徑徵則曰令內
臣暨祿公同撫按等官會議奏行盖
聖明已晰知羣小盡屬虛誑故令臣等酌議行
之耳今道府各官歷查各該地方處處俱
係鈔關疆界無所再設關隘重疊而徵矣
且各司府紛紛具呈謂正額漸虧欲臣等
酌議矣夫今日吴鎮方奏曰長江船料八
萬已有淮揚廬州在內明日王承德奏曰
遺税四萬復有廬州鳳陽在內又明日官

商于以龍奏曰自徐州四通八達接連沿
江一帶每年船料銀約有十餘萬兩將廬
州湖廣江洋船隻聽吴鎮等徵收其餘處
所儘數解進亦復有徐州淮揚地方在內
矣何莫而非鈔關疆界何莫而非重疊徵
收不謂此輩揑造無端蠧
國害民誑聳
聖聰亦至此極矣充若輩之心極若輩之意必
待何時是足必待如何後已一旦天下有

變即將若輩闔門寸斬不值狗彘但不知
置
國家於何地耳况淮揚為天下咽喉
祖宗陵寢所在柰何重而又重疊而又疊使斯
民血竭髓枯如此耶又何怪乎徐州之奸
逆生心窮民嚮應也臣等苟且偷安熈熈
自得眞如燕雀處堂明不及咫一旦火發
不知死所今萬室已有如燬之嗟人心已
有燎原之勢矣焦爛可期惟待時耳可痛
哉可痛哉故臣以為榷稅之政不獨江北
一隅當停須得天下礦稅盡行停罷則猶
可及止耳不則所謂雖有善者亦末如之
何也已所據吳鎮奏內江北淮揚廬州往
來船隻遺稅既經各該分司道府查明俱
係鈔關疆界臣等覆加詳核理合公同會
議逐款登荅囬
報伏乞
勅下戶部亟行停止行臣等遵照施行緣係會

議回
報淮揚沿江一帶並無船隻遺稅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齊捧謹題請
旨
計開百户吳鎮原奏五欵簽答於後
一定疆界以分職守看得直隸沿江一
帶內外河道除原有鈔關處所遵
旨不敢重徵外其餘船隻往來地方上至邳州
宿遷下至無錫太湖等處凡係總
要津隘一體設立委官編立號票
以憑查驗
前件該臣等行據揚州兵備道回稱
據揚州府呈行准揚州鈔關南京户
部分司張主事案開由本關經過南
去者七十里有儀真由閘之徵又出
江二十里有青山四十里有瓜埠皆
督稅內監抽稅又前去浦口南京蕪
湖等處亦有內監委官抽稅由本關

北去者五里有北來寺又五里有灣頭又百里有高郵州照票俱內監委官抽稅再二百里則有淮安板閘鈔關又收船料清江浦户工二部分司又有四稅及抽分之設再前去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直抵徐州皆各有內監抽稅且各府亦有稅課司局上下數百里中株連絡繹周圍數十里碁布星列是所張羅網盖亦甚密商民

困苦於今已極本司每臨閘問民疾苦無不蹙額此時極加寬恤猶恐民不堪命據百户吳鎮所奏徵稅八萬即有桑孔復生不能用其謀也郎應從長酌議轉報該本府看得所屬地方北自淮安清江浦東南至鎮江京口西南至蕪湖相距不遠除彼處各有額稅外在本府則有鈔關納鈔在瓜儀則有樑頭兵餉由閘河工而北

来寺高郵州及江都瓜儀等處又俱
有稅使暨祿分布委官抽稅是重收
疊徵已絕流而漁商民不堪方莫知
所底止矧又可設津隘乎今疆界查
明乞賜轉達等因到道相應依議請
乞會
題等因又據淮徐兵備道回稱據淮安府呈
行准板閘鈔關南京户部分司呂主
事案開本關奉例監督船鈔凡係淮
安境內地方河道裝載貨物船隻例
赴本關報納船鈔銀兩北自桃源縣
黃家嘴南自山陽縣黃浦東自安東
縣西自清河縣洪澤湖皆本關所轄
地方已奉
明旨不許侵越重疊其桃源以上寶應以下又
屬別司收鈔宿遷縣申稱過往本縣
船隻南來貨船已經揚州板閘等關
北來貨船已經徐州等関各報納稅

鈔後因黃堌口衝決河勢南徙河南
民船多由黃堌徑達白洋小河出口
於萬曆二十五年間徐州鈔関葉郎
中議詳河撫衙門批允委官在於徐
邳宿遷之下白洋小河二處收鈔觧
赴徐関交收難容再行設関訣本府
看得過往載船南来者已經揚州関
納鈔北来者已經徐州関納鈔即由
黃堌南行不由徐関者亦委官於白

洋小河出口二處責令補納而南北
船隻至淮安又有板閘関納鈔若船
過三年者又赴清江浦工部分司照
船價三十之一抽税以供打造漕船
料價之用可謂錙錙而取之銖銖而
徵之船户客商已不勝其擾累矣若
再設關委官不但商民困累且明係
侵越鈔関疆界重疊徵收實與
明旨相背難以議行至於無錫太湖長江等處

聽江南撫按酌議等因到道相應依
擬請乞會
題等因又據潁州兵備道回稱查得廬州府
地方偏僻不通舟楫商賈鮮至惟東
南無為州巢縣濱江有一小支流入
巢湖抵廬城夏秋水盛或可通舟至
冬春随涸則不能行矣而所載亦止
竹木布綿之物西歷蕪湖東經儀真
各已抽税則廬屬地方並無船料遺

税乞賜會
題以安根本重地等因各議報到臣該臣等
覆看得淮揚運河一帶瓜儀沿江一
帶往來船隻及廬州巢縣一小支流
夏秋所通之舟俱有各該鈔關徵榷
税鈔并徵由閘欄頭等税已為嚴密
難以再設津隘則應遵照
明旨不許侵越鈔關疆界重疊徵收困累商民
伏候

聖裁

一定船料則例以便遵行看得長江内
外一應裝載貨鹽官民船隻及回
空糧船裝載私貨者俱照鈔關事
例五尺以上每尺納銀一錢一丈
以上每尺納銀二錢定立准例庶
不混擾其裝鹽船隻獲利更厚除
鹽遵
旨不抽外船應照例一體查徵毋容隱漏

前件該臣等行據揚州兵備道回稱
據揚州府呈行准揚州鈔關南京户
部分司張主事案開本關止收船料
不及商貨其樑頭九尺者徵銀一錢
九分一丈者徵銀四錢二分六釐其
餘丈尺不等該府收銀長单可以槩
見其的數矣官座船隻原無鈔料回
空糧船裝載客貨者每艙徵銀二錢
一分六釐儀真縣申稱所屬江河上

下往來商船至瓜儀地方除經揚州
鈔關納鈔外又納樑頭稅銀聽操江
都察院項下給瓜洲三江儀真各營
兵餉支用係萬曆四年該蒙總督漕
撫王都御史題
准每船樑頭一丈徵銀一錢載在江防考可據
至萬曆二十五年間添設永生洲遊
巡官兵因餉無措又該總督漕撫褚
尚書題
准加徵銀一錢節經委官徵收解聽兵餉按月
支散如裝鹽船隻在上河經由鈔關
者俱照丈尺則例納有船料銀兩在
下江裝載引鹽者不論樑之大小每
隻納銀一錢五分聽軍餉支銷係嘉
靖年間因有倭亂勸納至萬曆九年
該巡鹽任御史題
准刊立板榜照舊徵收不許加增及查田南糧
船載有私貨除經揚州鈔關納稅外

由瓜儀兩閘下江又每隻納由閘銀一兩四錢內八錢聽河道項下歲修支解六錢聽永生瓜洲新兵支餉瓜洲江防同知李仙品回關相同該本府看得揚州鈔関徵解船料歲有定額無容復喙如本府標頭兵餉上年猶可取盈一萬自有抽稅內監以来商賈失利以致船隻稀少稅虧幾半若再加徵商益不来船户重困豈但

營兵枵腹可慮將恐江洋隱禍可憂據百户吴鎮所奏原有鈔關處所不敢重徵是揚屬地方不在所徵之內明矣此皆耳目所共覩聞循行已非一日不知吴鎮所指八萬稅銀出自何處等因到道相應依議請乞會

題等因又據淮徐兵備道回稱據淮安府呈行准板閘鈔關南京户部分司呂主事案開船樑有大小故鈔貫有多寡

查得歷来載志規則如五尺者折鈔銀七分陸尺銀一錢二分七尺銀一錢九分五釐八尺銀二錢六分九尺銀三錢四分一丈銀五錢六分一丈一尺銀七錢三分一丈二尺銀八錢九分一丈三尺銀一两零三分一丈四尺銀一两二錢二分一丈五尺銀一两四錢一丈六尺銀一两五錢二分一丈七尺銀一两七錢二分一丈

八尺銀一两八錢七分一丈九尺銀二两二丈銀二两一錢七分各照例報納如所云五尺以上每尺銀一錢一丈以上每尺銀二錢本關原無此例其裝鹽船隻亦如諸貨相同照樑頭納鈔並未分别回空糧船随時驗放並不稽阻間有一二帶載客貨例納鈔料者每足一艙上納折鈔二錢即准放行亦無照樑徵銀則例又准

清江造船工部分司周主事案開本部所抽民船三年一次照則例如值銀三十兩抽銀一兩係打造漕船應用外空民船由閘自九尺以下者每尺納銀一錢二分一丈以上者每尺納銀一錢五分又裝白糧船隻回南帶有重載者每尺納銀二錢五分係河工歲修支用等因該本府看得淮安地方係板閘鈔關分司并清江戶

工二分司所轄疆界奉有
明旨不許侵越已於各款酌議免抽又查得板閘鈔關徵收船料係論隻如樑頭五尺者每隻納銀七分一丈者每隻納銀五錢六分鹽船亦同而回空糧船止摘其有載者每貨一艙納銀二錢清江工部分司三年船稅照價徵取如原船值銀三十兩抽銀一兩則例已久船戶易辦乃吴鎮所奏照尺納

銀加至四五六倍之上窮苦船户豈
堪重累且歲運漕糧四百萬石誠為
京師命脉囬空糧船沿途催趕恐其囬南不速
有悞領兌而原奏官吴鎮亦要照尺
徵歛旗軍貧窮無措稽阻新運所繫
不小俱難議行等因到道相應依議
請乞會
題等因各議報到臣訣臣等覆看得民船鹽
船自有議定規則已赴淮揚二鈔關

報納稅鈔仍儀由閘又照樑頭報納
兵餉回空糧船原不阻滯間有裝貨
報納艙稅若仍儀出閘又報河道歲
修及新兵餉銀如民間船隻若過三
年又赴清江工部分司三十抽一不
知吴鎮所奏船料則例照尺納銀何
所據而至四五六倍且船料既經各
處關閘徵收已極嚴密又於何地而
再設津隘則應遵照

明旨不許重疊徵收伏候
聖裁

一據土民朱富戴山沈雲報稱長江之
內大艘巨艦裝載客米相應徵抽
除民間食米不抽外凡係興販客
米每石量徵銀一分每年又可加
銀三千餘两
前件該臣等行據揚州兵備道回稱
據揚州府呈行據儀真縣申稱長江
之內興販客米船隻前欵所開以樑
頭一丈徵銀一錢聽操江衙門給批
儀三江各營兵餉後緣新設永生洲
遊兵以樑頭一丈加餉銀一錢皆係
題

准遵行季報院道本府循環可考並無遺稅批
洲江防同知李仙品回関相同該本
府看得長江之內裝載客米船隻已
納有新舊樑頭兵餉且客販柴米抽

税内監所頒
勅書内原不許徵税似斛重抽等因到道相應
依議請乞會
題等因又據淮徐兵備道呈稱據淮安府呈
行准清江户部分司吴主事案開本
部監督四税内凡客販米貨到淮過
壩往別處發賣者每石納軍餉銀八
毫濟漕銀一釐斛抽銀五毫共銀二
釐三毫名為過壩税若在淮上房并
就船發賣者止納軍餉八毫名為賣
載税此從来舊例沿行已久是過壩
與見賣皆有例納之税矣每石若再
徵銀一分遽難定擬等因詳本府看
得商販糧米乃民間日用之需自來
免行徵税後經題
准凡有糧米到淮過壩裝往別處發賣者納軍
餉銀八毫濟漕銀一釐斛抽銀五毫
共銀二釐三毫在淮發賣者止納軍

餉銀八毫盖因軍餉不敷并淮大二
衛操運官軍糧餉不足不得已而為
權宜之計今吴鎮所奏專指長江之
内装載客米而言淮地即有零星小
販已有過壩貢載二稅難以重徵況
先經督稅内監暨祿明文議將稅務
並不兩地重抽而食米柴薪蔬果書
籍一槩不稅誠於抽取之中分別輕
重上不損

國課下不病民生議極公而惠甚溥應遵此
議免行再徵等因到道相應依議請
乞會

題等因各議報到臣詖臣等覆看得長江裝
載客米船隻至儀真已納有梁頭稅
餉而客商販貢米貨至淮安又有議
定規則赴清江户部分司報納過壩
貢載二稅即抽稅内監暨祿議將稅
務並不兩地重抽誠通商惠民至計

則應遵照
明旨不許重疊徵收伏候
聖裁

一據土民陳嘉猷王守楊棟報稱長江之內順流而下竹木板枋柴炭彌漫壅塞除徽廬等山出產外未經部關抽納者悉令照例抽分每年又可加稅銀五千餘兩

前件該臣等行據揚州兵備道呈稱

據揚州府呈行據儀真縣申稱長江之內順流而下竹木板枋先由蕪湖南京二處抽分及至儀真不數百里由閘而上者每楠木一根雜木二根茅竹百根各納纜銀三分每杉木一百根納纜銀五分俱聽修閘及河道項下歲修支用裝載柴炭船隻前款所開已經納有樑頭兵餉季報院道本府循環可考並無遺稅瓜洲江防

同知李仙品回関相同詳本府看得
長江之內竹木板枋之類已經蕪湖
南京地方各照例抽分至儀真由閘
又納有河道纜銀客販柴炭船隻納
有樑頭兵餉而柴炭民間日用之物
抽稅內監原不徵稅俱難重抽等因
到道相應依議請乞會
題等因又據淮徐兵備道回稱據淮安府呈
行准清江浦工部分司周主事案關

本司所抽竹木板片柴炭等物應干
造船者俱照漕志刊定三十抽一如
貨物價值三兩抽銀一錢專為供造
漕船之需以歲之豐歉貨之多寡為
盈縮等因詳本府看得經過淮安竹
木板枋柴炭之類詳工部分司三十
抽一以供打造漕船木價之用此
祖宗舊制也前項各物淮地素不出產皆係他
處販到之數況已經部關抽納若再

議抽實為重徵且原奏專指長江而
言應聽沿江酌議等因到道相應依
議請乞會
題等因各議報到臣諗臣等覆看得長江之
内竹木板枋由蕪湖南京各已抽分
至儀真報納河道纜銀柴炭船隻止
納樑頭兵餉至淮安俱赴清江工部
分司抽分供造漕運糧船之用則竹
木板枋柴炭之税俱經關閘抽過則

應遵照
明旨不許重疊徵收伏候
聖裁
一據土民夏時鄭榮蕭栢報稱侵欺歲
改段紬布疋浙直異省各有分守
凡屬浙江者已蒙
准令浙江内臣劉忠查議定奪今應屬南直各
府者乞併差儀真内臣暨祿會同
撫按查議定奪庶地方無越境牵

制之攖稽查有親知灼見之明宿
弊頓釐
國用有裨
前件該臣等查得江北四府三州惟
揚州一府歲派各色叚二百三十疋
計該價銀八百六十两五錢水脚鋪
墊銀六十九两生絹七百疋計該價
銀八百八十九两水脚鋪墊銀二百
四十五两二項共該銀二千六十三
两五錢為數無多係所屬高江等十
州縣額徵額解本地原無機房召商
承領其鋪墊水脚原係應用實數並
無羨餘各年俱已完觧亦無包攬侵
欺情弊又該錦衣衛百户王心澤亦
行具
奏前因奉
旨會查已經行據揚州兵備道查明議詳前來
該臣等於本年六月初一日會疏先

行回
報至今尚未奉
旨伏候
聖裁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初三日具題奉
聖旨

解發逆犯赴京疏

題為大奸謀逆惡黨就擒懇乞
聖明誅渠魁以正典刑安反側以杜禍亂事本
年四月內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該鳳陽撫
按官李三才等題報拏獲妖言惑衆孟化
鯨等六名擬斬請
旨梟示辛乾等十八名口分別遣配發落首惡
趙古元等逃遁未獲合行嚴緝明正典刑
該本部覆議備行移文刑部將孟化鯨等

招罪查照覆議上

請定奪仍行鳳陽及各原籍撫按衙門將趙古
元等上緊緝獲等因奉
聖旨是首惡趙古元等着各該撫按嚴行緝拏
正法不許縱脫脅從的遵照前旨宥免仍通
行申飭邊腹督撫等官用心防察奸宄以靖
地方如玩視忽畧的有事重治不饒欽此該
刑部覆議既經撫按問明會
題兵部移咨前來相應依擬覆

請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轉行彼處撫按衙門將犯
人孟化鯨等六名查照原擬即便處決梟
示辛乾等一十八名口發遣發配杖贖發
落其未獲首惡趙古元等仍行彼處衙門
嚴緝獲日另結有功員役通前優敘等因
奉
聖旨孟化鯨等着便處决梟示辛乾等依擬發
遣發配杖贖發落未獲的着各該撫按嚴行

緝拏正罪欽此欽遵備咨兵部移咨到臣該
臣遵行淮揚頴三兵備道查照節奉
明旨事理出示懸賞多差官兵番快四散擒拏
脫逃首惡趙古元等并行地方有司將領
防察奸虞及將事内發遣發配杖贖人犯
查明發落所據見獲罪犯孟化鯨王會衡
王尚禮王松吳朝相馬登儒六名係奉
旨着便梟示人犯即當遵奉會同巡按御史即
便處决適按臣安文壁患病杜門調理都

察院勘劄尚未奉到是以臣候新差按臣
吳崇禮行事間接得邸報該巡漕御史佴
祺題報於運船幫内緝得首惡趙古元踪
跡已於通灣拏獲隨於寶坻縣拏獲伊妻
王氏并隨行人犯一面具
題一面牌行密雲道項副使漕儲道李叅議
會審近據漕儲道冊報已經轉行通州高
知州寶坻縣李知縣會審得趙古元的名
趙一平與王氏皆以左道妖術結合夫妻

傳言惑衆構扇人心在浙江則淫縱詎禡
每子有百六十孫之名至徐州則恣逞狂
圖聘黨有招兵薦賢之舉若非天奪其魄
縱未能頓成不軌而劉六劉七師尚詔之
擾亂荼毒似不能免連人中解窰雲漕儲
二道訣兩道將淮徐道郭綮政閲送趙賊
原圖比對面色鬚眉俱各相肖王氏脖瘡
左耳下有疤痕無異且在徐州房村嫁口
除殘聘賢圖大在浙江義烏復更名更姓

仍佛爹佛娘愚惑鄉民抗捕官兵殺傷巡
人私造私刋指南一經尤屬簧蠱其在淮
徐前案指結楊酉内應魄受天鵞絨龍衣
與聘王松女次宮面賜金鳳冠玉帯貼膏
藥為號使人訪問及刺血書闔王氣來應
作號令歌諸款為孟化鯨王會衡甯炳然
茵清等所招稱者堅不肯承須俟面質乃
見真假但各犯先後拏獲見繫徐州獄中
伏乞各院會題奏請

勅下法司即便馬上差人刻期弔取一併解京當面會審緣由冊報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崇禮看得趙賊謀逆情形已明白顯露於順天院道諸臣之前曰骨格清奇必成大事曰精通神術要舉大事曰殺太監陳增即舉大事曰他日必有天分曰約同舉事曰趙爺是真人曰迎接聖人曰思是宋朝苗裔常蓄異謀曰戒招有原籍子弟兵萬餘但少熟諳天文韜畧幾人種種情節為妖為逆為首為從凡有耳目者所共聞見但彼恨苗清冤良相等之質證而欲出脫孟化鯨王會衞等之腹心此自奸雄猾口牴牾之故態初無足恠特此中黨與孟化鯨等未經面質終無以杜逆賊之口而服黨惡之心今順天督撫按關漕諸臣既奉

命會審解京正罪則此中孟化鯨等緊關罪犯正應起解法司三面對審庶彼此共質既

足以破羣兇不軌之遺奸而情罪昭彰亦足以申
朝廷不宥之大法矣但查重犯孟化鯨等六名内吳朝相據淮徐道呈報已經病故所有孟化鯨王會衞王尚禮王松馬登儒五犯見在因徐州監獄淺隘移至淮安府監候臣已行令該道右叅政郭光復多撥官兵防護取解并將浙江節次關報情由及湖廣擒獲楊酋魄送物件緣由俱赴刑部告投歸一究問又查事内續獲照提人犯如茵清冦良相與納聘王二姐及舉首逆情甯炳然緊關犯證節據該道陸續先已解赴彼中院道去訖既經彼中各道會議吊取徐州各犯解京會審相應發解伏乞
勑下刑部將解到人犯孟化鯨等併一干證佐與一應湖廣浙江関文及臣先題送刑部文卷及詩偽示等項但係趙古元事内情節叅對會審正罪施行為此具本專差承

旨

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具題奉

聖旨

報秋災疏

題為久疲地方復罹旱潦懇乞

聖明亟

賜蠲恤拯救殘黎保安重地事本年七等月十三等日節據鳳陽府屬太和縣申稱自五月十五日陡被霪雨晝夜不息連陰一月平地積水尺餘又於六月二十二日復遭大雨大雷幾如晝晦前水未退新水又加豆禾已晚不能下種穀菊水漫下者糜爛

上者萎黄小民失望老幼悲啼俯從速賜
蠲賑庶免民塡溝壑蒙城縣申稱五月初
十日連綿陰雨民舍傾倒至六月二十六
日方見日色二麥已腐秋禾未耕其近官
路渦河兩岸雖有高阜間種黍穀久未瞻
日穗粒䊆腐百姓惶惶呻吟徧野今冬明
春不知作何狀矣申乞覆勘蠲停改折安
慰民心定遠縣申稱自春徂夏亢旱異常
延至六月初旬民間方佈豆穀出土寸餘

陡遭霪雨連月泛濫盈野禾苗盡被淹淌
遂而疫痢盛行流亾滿眼不惟小民度口
無資抑且秋糧無辦乞賜轉達蠲賑亳州
申稱三月内麥當吐秀之時冷雨如注兼
以飛霜氷雹以致麥皆糠粃及至五月十
一日霪雨連旬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得晴
霽豆禾未得布種穀秫不能耘鋤低窪處
所一帯漂流小民失望以何為生米麥已
竭豆粟價貴新舊之征賦甚急田野之啼

盆傾不分晝夜至七月初一日方止將各湖灣地土所種禾苗十渰其七今又降陰雨秋禾有種無收房屋傾頹小民失望切思差從地起民賴度生禾苗淹浸錢糧何辦若不重加撫恤誠恐民盡逃竄申乞踏勘以救生靈潁州申稱本州四境地土多係下濕雨暘時若方望薄收今年春間苦旱六月以來屢遭霪雨平地一望水深數尺淮汝等河水勢暴漲閭里愁苦萬狀若

泣可傷止有賣男女相率為逃亡之續申乞格外推仁法中存濟酌議蠲免量緩征徭霍丘縣申稱自春入夏以來亢暘為虐雨澤愆期委的秧禾未插雖種些須豆禾盡被炎日枯槁五月將終始得微雨復種豆禾不意六月初旬陡遭霪雨月餘以致淮黃等河水勢泛漲低處渰沒高阜浸死一粒無收西成失望早賜踏勘議處蠲賑潁上縣申稱六月初二日陡遭驟雨勢如

不亟為區處饑寒無聊之民恐不能保其
無他志矣恭候委官踏勘特賜寬恤以安
人心以杜他患靈壁縣申稱本縣北鄉正
當黃堌下流歲歲有水歲歲被災自二十
六七年趙家圈刷深水勢稍殺淺處間收
如中南鄉地勢窪下時遇天乾方收麥豆
不意今年六七月間霪雨大作三鄉水潦
連天難施農力豆穀成實者淹沒菽粟揚
花者萎塾無論錢糧無出即俯仰且難延
旦夕之命目今奉文追徵舊逋不完而新
徵又行急併百姓委無戀土之志伏乞弘
賜寬恤宿州申稱本州居黃堌下流七年
困水百姓為魚今年入夏五月以來一月
連陰疾風暴雨每日如是已該州官親履
勘驗符離河一帶兩岸盡淹南鄉澮河一
帶平原曠野積水成瀦潦水連天萊蕪極
目豆穀成實者淹沒菽粟揚花者萎塾且
今奉文舊逋兼徵新糧急併如此災異何

以聊生伏乞寛恤俾殘民不致流離又據
淮安府屬睢寧縣申稱自黄堌口決水勢
滔天本縣最居下流被害尤劇城外城内
房舍淹殘鄉村田地半屬波濤黎庶竄奔
六載杳無顆粒聞者流涕見者寒心本年
夏月洪水暴漲稻地依舊彌漫加以氷雹
頻仍孰意遺民復遭大變即今新舊併徵
無人承辦請乞痛惻民艱折衷時事懇將
本年錢糧蠲豁歷年舊欠稍從寛緩宿還

縣申稱各鄉七月以來大雨山水狂風暴
作秋禾淹沒人民無望房舍衝淌錢糧從
何徵辦申乞破格扶危大加蠲賑又據徐
州屬蕭縣申稱本縣地當黄河下流泛濫
無時惟縣治山麓僅存一區周圍百有餘
里汪汪無際今年五月至今霪雨淋漓民
無棲址啗無充腹負老携幼號泣趂食逃
者絡繹不絶存者巢居絶烟請乞覆查明
實暫停舊逋蠲折新徵又據揚州府屬如

阜縣里老陳忔等連名告稱今歲春隂霪雨淋漓二麥損壞已成空望至夏五月間亢暘不雨稻秧旱死民皆蹙額改種豆禾六月內又遭狂風驟雨勢若盆傾連綿一月不止平地成湖所種禾苗盡沉水底高處頻皆萎翳又被青蟲蠶食遍野荒蕪秋成絕望百姓驚惶賦役無輸命難存活懇賜蠲賑又據泰州分司安豐場竈户吴璧等連名告稱鹽政壅滯竈煎無利貧苦日不聊生今年春隂夏亢忽於六月天行橫雨平地水深四尺倉囤成湖立見廩鹽淌折禾苗浸沒竈房漂浮悲號徹天竈害切骨懇准查勘蘇困超生等情各申告到臣除批行淮揚潁三兵備道作速委官查勘及酌量賑貸多方撫輯招徠外查得前項告災地方尚不止此數處處歇候類齊具

題不無過期如有續報併聽巡按御史一體覈實明白照例題

撫淮小草 卷之四

請外卷查萬曆十三年五月內准户部咨為欽
奉
聖諭并陳末議以廣
德意以消災沴事該本部題節開今後災傷去
處許小民各將被災地畝開報掌印官親
自踏勘一面申巡撫具奏一面造花名地
畝文冊送巡按覈實定擬分數奏報前後
不嫌異同待本部題覆至日即按冊照例
蠲免夏災定限五月以裏秋災定限七月
以裏奏報等因備咨通行在卷今據前因
該臣看得江北地方無歲不罹水災亦無
歲不遭旱潦今歲一春有苦雨苦旱者二
麥既已鮮收間有數處報夏災至者臣以
為有秋可望不必繁
瀆延及五月亢暵如燎以至六月以來霪雨如
澍經月不止而民間所佈秋禾既被淹漫
所棲廬舍亦為傾圮如當黃堌下流之處
更罹洊臻之慘臣又見七月十五日以後

颶風大作至五六日不止詢之左右皆謂
即有秀成稻穀亦為此怪風摔落矣兼以
疫痢相傳死亾枕籍見在者惟有携妻子
抛鄉井趂食他方而為逃避差賦之計耳
臣惟兩暘失時歲不能無然未嘗有如江
北地方疊遭災沴旱潦相仍颶風累日者
值此時勢艱難之日鹽稅横征之秋即使
萬分收成猶不能支矧又加以天時之災
厄乎見徵錢糧尚不能辦而又加以數年
之拖逋乎舊欠新徵併於一時追呼箠楚
之苦煢煢奔命之狀見之痛心聞之酸鼻
至如豊沛之間反側尚多頴亳之地妖黨
充盛
祖宗根本之地南北咽喉之區臣待罪地方不
敢坐視謹據實上
聞伏乞
勅下户部速行按臣逐一覈實定擬分數將舊
逋新徵破格酌議蠲恤上

請定奪行臣遵照施行庶子遺殘喘少緩須臾
之命而
根本重地可無離亂之虞矣緣係久疲地方復
罹旱潦懇乞
聖明亟
賜蠲恤拯救殘黎保安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齋捧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第三停罷礦稅自陳疏

奏為積勞成病積憂增劇懇乞

聖明亟

賜休致以全臣節事臣係武功衛籍陝西臨潼縣人中萬曆二年進士歷由郎署以至今官竊念微臣素門賤品輪翮無取幸值

休明謬蒙

簡拔方且矢心於天日顧言竭力於涓埃不謂

天不從人命與時忤去年出都于時臣年

四十八耳顏色和暢頭顱無改據鞍顧影儘可馳驅乃自受事兩月鬚髮陡變延至今夏更覺枯槁瀉痢交作飲食頓減日卧短榻奄奄待斃亟延醫生沈道輝等並令胗視俱謂元氣已虛外邪甚重非假靜攝難望生全況今稅使之督征星火載道商民之泣訴血淚盈庭臣欲苟順時政則民命日蹙且恐有竊發之虞臣欲少救目前則

天聽日高更恐被阻撓之罪晝夜咨嗟進退維谷憂心如焚病勢轉劇即今閉門月餘諸事沉閣勉強支吾臣實不逮伏望

皇上察臣病非假托憐臣情非得已早

賜罷歸別選才賢速赴調劑豈惟病臣免狼狽之苦而地方亦獲安堵之休矣抑臣聞之衛臣史魚既死之日猶以屍諫臣即死生未卜忠愛之心豈敢以身之去留自後前人盖聞

九重之位最尊最苦極高極危實非得肆之地
遏欲之鄉故有天下者有四大可畏而夷
狄之侵淩寇盜之擾攘不與焉曰
天命之靡常也曰民心之易離也曰古訓之不
可不遵也曰
祖宗之不可不法也能知所畏罔不興不知所
畏罔不亡
皇上聰明天縱實非臣下所敢望其萬一試以
今日之政令今日之人心儀度得失於國
者之間當自有
神明睿照瞻言於萬里之外者臣下之紛紛喋
喋何為扎蓋知其苦而圖之則尊而樂矣
知其危而慎之則高而安矣故願
皇上之一留意也夫西之哱拜東之關白蜀之
播酋豈不桀敖跳梁殺人屠城當今稱大
患巨難哉不知其害實小其勢實遠譬諸
人身猶四肢之有疥癬也腹心無恙銷減
可期未聞有以疥癬而殺人者也匹夫匹

婦至微至弱撻之而不敢怒詈之而不敢言可謂細小易制矣不知其害甚大其勢甚近譬諸人身猶腹心之有痞痛也乘虛一舉顛仆莫救縱使扁鵲在前倉公在後惟有望之而走耳四肢雖具濊焉凋謝是哱拜關酋連袂于中原播賊應龍揮戈于肘腋也其輕重利害豈可同日語耶昔人以水喻民載舟覆舟之說真有味之言孰

蓋

天命之所係者在此民古訓之所重者在此民祖宗之所保乂者在此民故一畏民而三者無餘道矣一愛民而畏民無餘事矣惟我

皇上猛然回心幡然改慮毋狃于小喜而遠其大憂視民如傷保民如子

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也人之言曰身之既隱焉用文為不又有曰忠臣愛

君惓惓無已者乎臣不自揣輙盡其愚欵自附于忠臣之心竊比于史魚之義惟

皇上加意
省詧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蔡宗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具[illegible]
聖旨

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
文
5905
大正十三年登記